

樱花璀璨

生命是一场邂逅，我们在其中见证人世的风雨，
也见证彼此的美丽和坚强。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于强 著



于强 著

樱花璀璨

生命是一场邂逅，我们在其中见证人世的风雨，
也见证彼此的美丽和坚强。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璀璨/于强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9

ISBN 7-5321-3096-7

I. 樱…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216 号

责任编辑: 孙 欢

刘 琼

封面设计: 叶 珺

樱花璀璨

于 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5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1-3096-7/I·2367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于强

一九四五年生于江苏南通，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秘书、外事、旅游、国际文化交流多年。曾担任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兼旅游局局长。一九九五年调上海工作，在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总策划上海国际（中日）吟诗会。著有长篇小说《风媒花》、《翰墨情缘》（日文版名为《李海天的书法》）、《异国情未了》，均在中、日两国出版，产生强烈反响。日文版《李海天的书法》被日本国图书馆协会评为选定图书。另出版了散文集《海阔情长》、《伟哉！李太白》。



《风媒花》中、日版本



《翰墨情缘》中文版本
《李海天的书法》日文版本



《异国未了情》中、日版本

前言

我在少年时曾做过文学梦，憧憬将来成为一名作家。高中时我的作文在班级也是出类拔萃。为了圆文学梦，高考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然而高考前夕我打疟疾发高烧，影响了考试的发挥，结果名落孙山，回到农村。

第二年我不甘心失败，卧薪尝胆复习迎高考，并再次报考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结果失之交臂，我被录取到第二志愿——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我叹息道：看来这辈子与文学梦无缘了。

进入北大学习后，我被校团委安排当校业余创作小组组长，我和北大一些文学爱好者挥笔撰稿，激扬文字，也过了一把“文学梦”的瘾。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什么“作家”“艺术家”都在批判之列，我无比的失望和遗憾，感到这辈子的文学梦是彻底地破灭了。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对文学的爱好始终没有减退，一次偶然的机遇和尝试，使我和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圆了我的作家之梦。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我担任安徽省马鞍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一位叫胡惠莲的日本战争遗留孤儿前来找我，声泪俱下地向我讲述了她四岁时日本战败，她被父母亲遗弃在大连，后由中国养母含辛茹苦地抚育长大的经历。她走上工作岗位后被无辜下放，文革中全家人颠沛流离，命运多蹇。我被她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感动，一方面设法帮助她落实有关政策，另一方面萌发将她充满磨难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我将此想法和日本友人、著名作家伊藤桂一先生通了气，伊藤先生鼓励我赶快动笔，并说该书在日本出版很有意义。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反映日本战争遗留孤儿的长篇小说《风媒花》，由夏文宝先生翻译，伊藤桂一先生补译，一九八七年日本东京光人社出版。想不到该书一出版，就像纷



飞的花絮在日本大地上逸洒飘扬，引起很大反响。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NHK、《富士夕刊》、《小说城》等许多新闻媒体、刊物纷纷评价。《每日新闻》评论说：“关于战争孤儿与亲人重逢及其他他们回日本定居以后的各种问题，已有大量的报导。但是，反映中国人对此看法的，已出版问世的书，恐怕这是第一部。”我收到许多日本读者来信，有国会议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市长、著名文化人士、大学教授、社长、僧人、公司职员、市民等，他们许多人都说读完此书深受感动，流下了泪水。不久，四川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中文版《风媒花》。

我尝到了文学创作的甜头，下决心不但要在中日两国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还要出第二部第三部。我在繁忙的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辛勤地创作耕耘。我根据外事、旅游工作中接触的人和事，又撰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翰墨情缘》（日文版名为《李海天的书法》），主要描述了一个叫小原太郎的日本旧军人在战争年代迷上了江南采石书法大师李海天的书法，战后历经坎坷，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该书一九九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日本东京情报企业出版社同时出版。日文版书被日本国图书馆协会评为选定图书，封面上印着“日中邦交二十周年纪念出版”的字样。一位日本群馬县妇女读完此书来信说“这本书可以作为日中友好的字典”。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媒花》被广播电台长篇连播时，马鞍山市的一位老妇和她的中年儿子听到后，前来找我，恳求我帮助寻找其回归日本的前丈夫和生父。我听了他们的叙述，深为同情，一方面帮助他们设法找寻亲人，另一方面又激起创作的灵感。多次采访后，我又写出了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异国未了情》，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悲惨命运。该书一九九四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和日本东京日中出版社同时出版，也在中日两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日本名古屋一位妇女看完此书深深同情书中的女主人翁，并数次寄出日元，以示关心和同情。

我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了三部中日文长篇小说，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媒花》出版后，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圆了文学梦，成了一位以撰写中日题材见长的作家。我的感受是：“有志者事竟成”，“男儿当自强”，“长风破浪会有时”。

一九九五年我从安徽马鞍山市调入上海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一度中断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我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并潜心研究许多新出版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以使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有所提高，另外期待有好的题材再动笔。机会终于等到。上海一位中日混血儿读到我的前几部长篇小说给我来信说，他的命运很悲惨，希望我能以他的经历撰写作品揭露和抨击其天理不容的绝情日本生父。我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得知，他的命运确实比我前几部著作中的日本孤儿更悲惨。他花了五十余年的时间历尽艰难，终于找到日本生父，可回国后改名换姓的日本生父先矢口否认历史事实，后来在铁一般的事实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并许诺帮助他们全家办理来日定居手续。然而当日本有关部门叫他签字认可时，他怕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声誉又出尔反尔。这位中日混血儿得知后如五雷轰顶，精神受到巨大打击，他的儿女立志要为爸爸讨还公道。我以此为题材写下了长篇小说《樱花璀璨》，着重描写了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田樱樱走上去日本留学为爸爸讨还公道的征途，经历了爱情、生活及为爸爸付诸法律诉讼所经历的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作品告示人们，日本侵略战争已结束了六十余年，但其阴影尚存、恶果还在，战争遗留下的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正确对待，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

于 强
二零零六年四月

第一章

上海的早晨，霞光满天，太阳正由东方喷薄而出，霞光给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撒下了一层金辉。

一条静谧的弄堂里，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停在三十号门前。屋子的大门敞开着，走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姑娘，高挑而曲线玲珑的身材，焕发着青春的朝气；圆圆的白皙的脸蛋上一双明亮的眸子，显露出娟秀和文静。她深情地望着石库门房子，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斑驳的红墙——她叫田樱樱，即将启程赴东京留学。可是对这幢旧宅，她仍然情有独钟，依依不舍。

两鬓斑白的田海盼——田樱樱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看了樱樱一眼，说：“原来你在这儿，要看就好好看个够吧，下次回来这儿已动迁，肯定是看不到了。”

爸爸的话更激起了樱樱对家园的留恋和不舍，也勾起她心中这次赴日留学的酸楚，她的鼻子不由一酸，眼眶有些湿润了。这幢面积不算很大的石库门屋子见证过他们一家四代人的欢声和笑语，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悔恨。田樱樱出生在这幢屋子里，在这儿长大，儿时曾和小朋友在天井里跳皮筋、玩皮球，上中学、大学时和同学在这幢旧房子里唱歌、跳舞。爸爸、妈妈则在这儿渡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据说，奶奶、太公、太婆也是在这儿，熬过了那些不寻常的日子……这儿的一切都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下次回来旧宅将拆除，这儿将造一座商城。她又看了几眼，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留恋。而更使她难受的是她为了这次赴日留学作出的爱情上的牺牲，她向爸爸、妈妈隐瞒着这件事，把伤痛埋在心里。只是，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开上海远赴日本，一想到这意味着和恋人——大学同学陆云鹏的恋情真的画上句号，她的眼里不由得滚下一串串泪水。



“下次你回来，就可住上我们动迁配套的新房子了，面积要比这儿大，不要舍不得这旧宅子。”妈妈张秀兰走出来安慰道，妈妈五十多岁的样子，身体很硬朗，“我们都准备好了，出发吧，怎么样？”

“好吧！”田樱樱拭去泪水，在依恋中回到屋里，取出了随身带的一个提包。爸爸推出了行李箱，妈妈将大门锁上。他们将行李放进了出租车的后备厢里，轿车发动，一溜烟似地开走了。出租车刚离开，有几个邻居走出来东张西望，叽叽咕咕议论着：

“一家三代人都被那个日本鬼子坑过，真作孽。”

“说不定第四代人还会被那个鬼子坑呢！”

“樱樱到日本去留学说不定要去找那个日本爷爷！”

“想捞好处去，找到了人家也许不认她！”

“也许她要找那个鬼子爷爷讨账去！”

“五十多年过去了，说不定还有好戏看哩！”

出租车在开往浦东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樱樱坐在司机旁的位置上，凝望着前方，强装着镇静。爸爸妈妈坐在后排，妈妈不时地拭着泪水，爸爸为了分散妈妈的注意力，引出话题说：“你妹妹和玲玲会不会到机场送樱樱？”

“不会的，樱樱已和她们告别过了。”秀兰说。

“樱樱，会有同学到机场给你送行吗？”田海盼问。

“没有，他们要送，我都谢绝了。”樱樱低沉地回答说。

途中没有塞车，轿车顺利进入浦东国际机场。田樱樱和爸爸妈妈来到机场候机大厅，里面熙熙攘攘，人流如织。因为他们来得较早，很快就办好了登机手续，托运了行李，取了登机牌。

他们三人向国际出发入口方向走去。这意味着即将离别，要远离上海，告别爸爸妈妈，这是田樱樱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她心里不由得有些胆怯、慌乱、难受，喉咙里像塞住什么似的，泪水含在眼眶里，但一想到她这次赴日留学是不寻常的，肩负着爸爸妈妈的重托和期望，她要完成一个使命，即为爸爸妈妈讨还一个公道，告慰奶奶的在天之灵——既然重任在肩，就必须必须坚强刚毅，她竭力控制着自己。

把樱樱视为掌上明珠的田海盼，一想起女儿要远离自己到异国他乡去，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留恋和难受，不知道女儿到日本生活、学习

能不能适应，能不能完成肩负的使命。他心中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尽管他强装镇静，但泪水还是抑制不住在眸子里滚动。

秀兰一上车就不停地抹眼泪。母爱是一种特殊的爱，也是一种最脆弱的爱。她恨不得女儿天天守在自己的身边，她好照料女儿，哪怕女儿向她撒娇，这也是一种快乐，一种安慰。而女儿这次是第一次出远门到国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闯荡，去完成一个重要使命，肯定会困难重重，她确实放心不下。女人的脆弱，对女儿的溺爱，不由使她泪如雨下。她望着女儿哽咽道：“你到了日本，一切要自己当心。”

“妈！我知道。”

“记住，千万不可急于求成，遇事要多向上村正义先生请教。”田海盼语重心长地吩咐道。

“爸，我知道！”

“樱樱，你要小心谨慎，注意安全！”妈妈又唠叨。

“我知道，妈，你下班后不要再去当钟点工了！”田樱樱又对海盼说，“爸，你也不要骑车到很远的地方去钓鱼了！”

海盼和秀兰点点头。

3

“爸，妈，你们借钱给我出国，我打工挣了钱会寄给你们还人家的！”田樱樱说。

“樱樱，你学好功课才是第一位，打工是第二位。”海盼吩咐道。

“樱樱，千万别像电视里的那些留学生一样拼命打工，把身体累垮了。另外，不该去打工的地方，钱再多，也不要去！”秀兰放心不下，说道。

“我知道！”樱樱听了有些不耐烦了。

这时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青年提着一个包奔过来喊道：“大姨父，姨妈，樱樱！”

“是玲玲来了！”田樱樱感到有些意外。

“玲玲，不是讲好你们不来送的吗？”秀兰说。

“我想想还是要来给樱樱送行，”李玲玲把一个包递给樱樱说，“这包里的一件羊绒衫是我送给你的，塑料袋里的香肠、鸭肫是我妈妈送你的！”

田樱樱接过包连说：“谢谢！”

“你们干嘛这么客气！”秀兰说。



“这是一点心意，我妈听人说日本吃的东西很贵，这些东西可以让樱樱省点买菜的钱，这件羊绒衫樱樱穿上就会想起我的。”李玲玲说完又将樱樱拉到旁边悄悄耳语了几句。

“玲玲，你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田海盼说。

“她呀，准是叫樱樱给她找一个日本老公。”秀兰说。

李玲玲嫣然一笑。

“玲玲，你又不懂日语，叫樱樱给你介绍日本老公可要慎重呀！”田海盼说。

“樱樱又要学习，又要打工，再说在日本人头又不熟，樱樱哪能为你介绍对象？”秀兰说。

“我仅仅叫她留心而已。”玲玲说。

“玲玲，我一定留心！”田樱樱敷衍道。

“谢谢樱樱！”李玲玲兴奋地走上前去拥抱了一下田樱樱。

4

候机大厅的那边，一个不到五十岁、打扮时髦的妇女陪着一个女青年推着行李车走来。女青年二十二三岁，稚嫩白皙的鹅蛋脸上长着两道弯弯的眉毛，一双乌亮的眼睛澄澈如水。她的身材不算高挑，但长得很匀称。她叫林小燕，旁边是她的妈妈林丽娜。作为妈妈，今天是林丽娜最兴奋、得意的日子，她脸上泛着红晕，神采奕奕，自言自语地说：“我总算盼到了这一天！”林小燕翘着嘴，胆怯地耷拉着脑袋的神情，与妈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突然，她停止了脚步，吱唔着说：“妈！我不想去日本留学了！”

“什么！”林丽娜有些懵了，惊讶地瞪着双眸，“你的行李都托运了，登机牌都领了，真是开国际玩笑！”

“妈！我真的不想去，心里……害怕！”林小燕有些失神地望着妈妈说。

“你是不是还迷恋着丁磊磊那个小王八羔子，舍不得他……”

“我早就不和他来往了！你不是不让我和他来往！”

“你别骗妈呀！他是宾馆里一个炒菜的厨师，和这样的人谈对象有什么出息！这样的人是小瘪三！”

“你干什么要污辱人家！”

“他就是一个瘪三！”

“小燕呀！俗话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你这次到日本留学，一定要为妈妈争口气，找一个像模像样的日本老公，妈妈的心才能得到宽慰。”

“如果找不到呢？”

“相信你不会使妈妈失望的！”林丽娜说着，心里也不由嘀咕：小燕从小到大一向是听她的话，百依百顺，可这次却一反常态，还跟她顶嘴，是她长大成熟了呢，还是逼她到日本留学产生的逆反心理？

林小燕跟随林丽娜向前走着，田樱樱忽然发现了林小燕，惊奇地说：“那不是林小燕吗？难道她也去日本留学？”

“她是谁？”秀兰问。

“以前和我一起学日语的同学。”

“你有个伴一起走，也好！”田海盼望着林丽娜母女说道。

“小燕！”田樱樱大声喊了起来。

“是樱樱！”林小燕一边走一边喊道。

“她是谁？”丽娜问。

“是以前和我一起学日语的同学。”小燕说。“你看，人家姑娘到日本去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哪像你大姑娘上轿似的……”林丽娜咕哝道。

林小燕奔到田樱樱面前和她拥抱了一下，说：“真想不到我俩同一天走！”

田樱樱向小燕介绍说：“这是我爸我妈，还有表姐，他们来给我送行！”

“你们好！”小燕招呼一下，也介绍说，“这是我妈，她也是来送行的！”

“小燕找到一个伴一起到日本，太好了，这样我也放心了。”林丽娜说。

“她俩途中相互有个照应，我也放心了！”秀兰说。

“你们到了日本也要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田海盼说。

“做小妹妹。”李玲玲插话说。

“对！对！我家小燕是我逼着她到日本去留学的，她的死脑筋还没有转过弯来呢，樱樱姑娘，要多多开导她！”林丽娜对田樱



樱说。

“好！”田樱樱点点头说。

二十一世纪初赴日就读、留学人员结构和以前不同，基本上是高中或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目的也基本上一致：学习，充电，将来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而田樱樱和林小燕赴日就读留学的目的与众不同，她们两人的目的又各有异。

田樱樱赴日留学是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特殊的目的。她本来完全可以不费气力，不用花费到加拿大去留学。这要从她的男朋友陆云鹏谈起。田樱樱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她无心谈情说爱，一心扑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被推选为学习委员。由于她长得端庄、秀丽、文静，追求她的男同学不少。其中有个叫陆云鹏的，身材魁梧，眉清目秀，家庭条件也很好，爸爸是国内一个跨国公司的头头。他喜欢上了田樱樱，常常以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向田樱樱请教为由，和她磋商，这样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田樱樱觉得他很有朝气，人也长得帅，待人热诚大方，也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就谈起了恋爱。毕业后他俩凭陆云鹏爸爸的关系，在上海、北京找一个理想工作根本没有问题。可田樱樱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为了方便起见，她选择在上海攻读日语，争取考上一级，直接进入日本大学读研究生。陆云鹏在她的吸引和劝告下，也选择在上海同一所外国语学校报名学习日语。该校由日本人执教，按他俩的智商，读上一年日语，考上日语一级不成问题。他俩同窗共学，形影不离，顺利学习了几个月。有一天，陆云鹏突然告诉田樱樱，他要退出日语班改学英语。樱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爸爸不久要派到加拿大去当总裁，爸爸妈妈叫他到加拿大留学，父母之命难违。田樱樱听了非常吃惊和恼火，原来他俩讲好一起学日语，一起去日本留学，陆云鹏却变卦了——这就意味着他俩将分道扬镳，恋爱关系画上句号。“人各有志，你去加拿大留学我也不勉强你，你跟爸爸妈妈去加拿大过一辈子吧！”她生气地对陆云鹏说，一气之下，便不理睬陆云鹏了。

陆云鹏去了另一所学校学习英语，心里老是惦念着田樱樱。他放学后想约田樱樱见面，请她吃饭，田樱樱都拒绝了；他给田樱樱打电话，田樱樱看到手机显示是他打来的，根本不接，有时甚至把手机关上。陆云鹏陷入了苦恼中，学习英语时也心不在焉，回到家中精神不

振，有时在家中莫名其妙地发火。田樱樱对他冷淡，他便将怨气全发泄在父母的身上。不久，陆云鹏的爸爸陆毅成接到派往加拿大当总裁的任命，他和妻子朱晴茹商量，他们去了加拿大后，云鹏在上海如此下去不但英语学不好，人的精神也会出问题，不如好事成双，叫云鹏劝说田樱樱和他一起到加拿大去留学，他们承担田樱樱的一切留学费用。他俩马上把想法告诉了云鹏。陆云鹏的精神立刻为之一振，兴奋地说：“太好了！我马上找樱樱去谈。”他打电话给田樱樱，田樱樱不接，他只好发手机短信，约她见面，可田樱樱根本不理睬他。他只好到日语学校的大门口去拦截她。

一天傍晚，寒风凛冽，陆云鹏在日语学校门口等了近一个小时，田樱樱才走出校门。“樱樱！”他奔过去喊道。

田樱樱见了他把围巾一甩，将头裹住，昂着头直往前走，好像没有见到他似的。

“樱樱，我有重要的话和你说。”云鹏拦住了她。

“我不想听！”田樱樱冷淡地说。

“你就耐心听我讲几句吧！”云鹏说，“你毕竟是我的女朋友！”

7

“谁是你的女朋友？”

“你就是！”

“过去是，现在不是！我现在有了新的男朋友。”

“从你的眼神看，不像，你在骗我！我没有坚持和你一起学日语，改变了与你一起赴日留学的主意，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不过，你也要理解我，这是我爸爸妈妈的旨意！”

“你对爸爸妈妈唯命是从，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爸爸马上就要去加拿大赴任了，他和妈妈见我闹情绪，希望你能与我一起赴加拿大留学，他们愿意承担你赴加拿大留学的一切费用。”

“你爸爸哪来的这么多钱，他不会是大贪官吧！”

“你说到哪里去了！他是跨国公司总裁！”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不愿去加拿大留学！”

“难道到加拿大留学比去日本留学差？”

“我不能到别的国家留学，只能选择到日本。”

“为什么？”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你还向我卖关子！好！等到你愿意的时候再告诉我！你要明白，我劝你到加拿大留学是诚心的，不加任何附加条件！”

“谢谢！”

他俩短暂的见面后又分开了，此后田樱樱对陆云鹏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没有恢复到以前那样的亲近和浪漫。她知道云鹏全家帮助她去加拿大留学是一片好心，也是真诚的，但她不能接受。她只能去日本留学，她和陆云鹏的情感只能控制在一个尺度内，不能发展下去。如果发展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迟散不如早散，将来分手还不如现在分手。因此她对陆云鹏由赌气不理睬变为理性地保持距离，然而陆云鹏仍对她一往情深，常常给她打电话，发手机短信，情意绵绵；还不时地跑到日语学校门口等她放学，和她聊上几句。樱樱就这样和云鹏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

8

数月后的一天，云鹏和田樱樱一见面，就告诉她近期内他要和妈妈去加拿大住一段时间，一是看望爸爸，二是选择留学的大学。他问樱樱赴日留学的签证办得怎样，樱樱只说也许很快能批下来，也许一直批不下来。云鹏说，如果批不下来，那就是老天爷安排她随他一起去加拿大留学。

当陆云鹏还在加拿大的时候，田樱樱赴日留学签证批下来了，当然进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早寄给她了，她打算启程赴日了，便向在上海的老同学一一告别，老同学为她祝贺饯行。她本想打电话告诉陆云鹏一声，但转念一想还是不告诉好，多情自古伤离别，她悄然离开上海，也许会减少双方的一些伤感。想不到云鹏在一次和一老同学的电话中得知田樱樱赴日签证已批，而且已买好三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十分赴日的机票。他给田樱樱打了几次电话都未打通，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向爸爸妈妈提出要立即赶回上海为田樱樱送行，并劝说田樱樱来加拿大留学。云鹏父母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同意了他的主张。他好不容易预订到赴上海的机票，在二十七日的深夜抵达浦东国际机场。第二天早晨，连早餐也顾不上吃，他就开着爸爸的奔驰轿车直奔浦东国际机场，他要为樱樱送行，给樱樱一个惊喜。他紧紧地把握着方向盘，加大油门，轿车风驰电掣般朝浦

东机场方向驶去……

机场国际出发入口处，田樱樱和爸爸、妈妈、玲玲一一拥抱告别，林小燕也胆怯地向妈妈挥手辞行。这时，陆云鹏手捧一束鲜花气喘吁吁地奔过来喊道：“樱樱！”

田樱樱停住了脚步，一下子惊呆了，她十分感动地说：“云鹏，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云鹏把鲜花递给樱樱说：“昨夜十一点到浦东机场，太晚了，就没有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去日本？”

“是我打电话给李成龙，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的，我立即预订了机票，总算赶到了。”陆云鹏又连忙给海盼、秀兰打招呼说，“伯父、伯母好！”

田樱樱又介绍道：“这是我表姐玲玲。”

“你从加拿大赶来为樱樱送行，真过意不去！”秀兰说。

“樱樱，云鹏是你的同学，你去日本留学也不和人家打声招呼！”田海盼责怪说。

“他在国外，打电话不方便。”樱樱说。

“是我不好，没有打电话来问问。”云鹏说。

“找对象，就要找你这样的小伙子！”玲玲开玩笑说。

陆云鹏看了看手表说：“樱樱，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些时间，能不能到旁边聊几句？”

“好！”樱樱说。

他俩走到一旁，云鹏绘声绘色地说：“我这次去了加拿大，对那儿的的感觉特别好，那儿地大物博，到处是森林、绿地，环境美极了。加拿大人素质好，那儿的社会福利也好。我看了两所大学院，是名牌。我俩进去并不难，怎么样，改变主意随我到加拿大去留学吧！”

“开什么玩笑，我到日本东瀛大学读研究生，一切手续都办好了，还交了半年学费，马上要登机了，怎么能和你一起去加拿大留学？”

“你去日本玩上几天再回来吧！你赴日的学费、机票的损失我叫我爸爸承担，你到加拿大留学费用我爸爸包了！”

“你爸爸妈妈同意？”

“当然，我是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赶来上海的！”